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九十五回 沈瞻贖子孔方兄能全骨肉 陳淵夢妻正氣女便是神靈

眾人大驚失色，慌忙扶起，納在椅上，喊叫醒轉。素臣閉目凝神一會，睜開眼來，便神清氣爽，一如無事，立將起來道：「累各位吃驚了！」眾人道：「叔爺向有頭眩病沒有？」素臣道：「向無此病。」鎖住道：「敢怕今日日辰不利，另擇一日罷。」素臣道：「我一生不信陰陽，前歲出門時，酒忽變血，也沒改期，各位但請放心！」因便辭別眾人，至雲北家，取藥箱長行。只見頓氏兩眼流淚，雲北也是出門裝束。素臣問故，雲北道：「小人有個兒子，乳名虎兒，今年十歲。那年也因生病，不能打牲，餓不過，把他插標站在門首。有神狴峒一個大戶，名叫封門，憐念小人，給了五兩銀子，說：『不須立契，我帶去替你養著；你有了銀子，原贖了去。』時常雖也想念，因沒有孔方兄，便把骨肉都靠後了。如今得了文爺的銀子，妻子便整日想著孩子，要贖他回來，連夜裡都睡不著了。催著小人說：『文爺往赤身峒去，要過神狴峒，何不同去，也可代背藥箱，替一替力。』故此紮扮著，等候文爺。文爺鋪蓋，同昨日帶出來的藥箱，已收拾好，裝做一擔，小人就去挑來。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一向沒見你們說起，只認做無子；見你與大嫂，都只三十多歲，生長得出，故沒勸你置妾。那知道你現有令郎，真是意外之喜！」雲北便挑出擔子，素臣要奪，雲北不肯道：「我原是一事兩事，文爺不必費心！」雲北見素臣起步甚快，問：「一日走若干路？」素臣答以：「二百多里。」雲北道：「可惜起身遲了，趕不及神狴峒，只可奔烏石峒。」當日在百靈峒打尖，投烏石峒住宿。飯店隔壁，見一蘇貨鋪招牌，上寫著上林分鋪，問知與衛中熟識。當修一書，令鬆紋打發奚勤向葵花峒沈雲北家等候，凡事聽雲北調度。因向雲北道：「奚勤到峒，可領至鎖家住宿，日裡照常買賣，但照本價，不必取利，夜裡斷不可做苟且之事。總等我有信來差遣他。」雲北應諾。復說：「這書上要添寫一筆：若問沈雲北不出，只問沈呆鳥，便合峒皆知。」素臣大笑，真個添在書裡，托貨鋪轉寄。次日，至神狴峒，問到封家，傳說進去，跑出兩個苗丁，一個領雲北進見，一個便令素臣挑擔後邊去。正走到轉彎所在，卻被一小孩子直跑出來，把藥箱一撞，那箱子便如打鞦韆一般，直甩開去，素臣疾忙搶住。不防那小孩，一拳在肋骨上打來，猛吃一驚。苗丁喝道：「怎打起先生來？」那孩子道：「他把箱子碰我，我不打他！背後一個苗丁，跑得滿頭臭汗，喊道：『真個你老子來了！』」素臣暗喜，一把拉住他右手；虎兒便起左手，素臣一併攔住道：「你父親同我來贖你回去，怎還與人躲逃藏嗎？」虎兒道：「真個我爹來了！快放手，待我去見他！」素臣放手，虎兒轉身飛跑而去。素臣跟著苗丁，挑至空屋。不一會，吩咐出來，請那大夫西廂房去，與虎兒父子一處吃飯。原先那苗丁，便把素臣領到西邊廂房門口，只見虎兒兩隻小眼擠得通紅，拉著雲北之手，站在膝邊。雲北慌忙接擔，同進房去，叫虎兒磕頭。虎兒道：「他方才撞痛了我的膝蓋，我還磕他的頭！」

素臣笑道：「是你撞我的擔子，反說是我撞你！就是撞你，你打了我一拳，也扯直了！」雲北道：「該死的殺才！怎好打起姑老爺來？快些多磕幾個頭罷！」一把■住頭頸，在地下連磕有八九個頭。素臣拉將起來，虎兒骨都著嘴，兩眼瞅著素臣道：「你是甚仔老爺，人家磕了許多頭，不還一個禮兒？」雲北喝道：「甚仔老爺，還是大老爺哩！四大戶磕頭，他不還禮，來還你這小殺才的禮嗎？」素臣道：「隔牆有耳，沈兄怎這樣口敞？」雲北道：「文爺說的是，小人失言了！因這殺才放肆可惡，一時漏出話來！」忙站出院子一看道：「且喜沒有人！方才老爺要留住兩日，小人再三辭脫，吩咐吃了飯，還有話說，不知說甚話？總是飯後就要分手的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你這令郎，將來竟是一員猛將哩！方才那一拳，竟有一二百斤氣力，不是我，便受不住！」因把衣服擦起道：「沈兄你看，這後肋上有些紅影嗎？」雲北細看，並無紅影，欲打虎兒。素臣拉住道：「我因愛他膂力，故與你說，怎反計較著他？」

須臾，廚下搬送酒飯上桌，三人狼餐虎嘍，把一筍箕飯，六大碗菜，兩大壺酒，連著蔥蒜醋醬，都一卷精光。正要叫虎兒進去磕頭，只見一個苗童出來，把三人直領進內室之中，封門自外而入，開口便問：「文爺因何事改裝至此？」素臣吃驚，知已漏泄，卻不敢招認道：「醫生實是姓文，與沈兄是鄉親；沈兄要贖他令郎，醫生進峒裡去行醫，並沒甚改裝的事。」封門道：「休說文爺相貌貴不可言；即沈兄之相，亦可至提督總兵之位；他這令郎，骨格聳異，將來定主掌握兵權。我前在葵花峒中，因見他父子儀表，有心結識，故把他令郎帶回。兩年來，任他性兒頑耍淘氣，並未打他一下，只問他便知。方才二位私語，我已悉知；且內著珠衫，價值不貲，亦非行醫者所能致。文爺可把名號官位，入峒何事，詳細說知，或可助一臂之力；切勿以匪人相視，藏頭露尾也！」素臣料是不能隱瞞，且看其相貌係端人長者；因便一切以實告之。封門忙跪下磕頭道：「苗民何幸，得見文忠臣老爺！」素臣跪而回禮。封門道：「老爺休折壞了苗民！」因堅留住宿，吩咐備席，令妻妾子媳俱出叩見，說：「這就是吳江縣的文忠臣老爺，也叫你們一見天上的人！」素臣堅辭不獲，只得住下。晚上席散，送三人入密室中住宿，方說道：「亞峒主祖父相傳，已十餘世，忽為岑■所殺，實為痛心！這峒離彌只五十里，淫暴之政，先受其害。苗民粗知風鑿，曾傳去相面，只得曲意奉承。他信以為實，令遍相妻子女，並其寵童呂虎夫婦，大加賞賚，免了一切差徭。其實俱犯殺相，不得善終。現在岑■已出峒去，求訪什麼異人，不在峒中。老爺當先到赤身峒，回來再到彌。苗民有一女，嫁於辟邪峒大戶開星為媳；辟邪離赤身峒只一百七八十里，苗民寫書帶去，可作居停。開星亦深懼毒蟒之禍，只因墳墓產業，俱在辟邪，難於遷移。其人頗有智謀，老爺與彼商議而行，必有所益！」素臣大喜，因促其寫書道：「我明日一早必行矣。」

次日，素臣把珠衫脫與雲北道：「我因思君，故緊著在身，誰知屢次被人窺破；若是歹人，豈不利害！」封門出陪早膳，卻帶著一個八九歲的女子出來，令向素臣、雲北磕頭道：「此苗民次女也。」雲北嚇得忙跪下去，被封門一把拖住道：「小孩子家，何必還禮？」磕過頭，便自進去。袖中取出書信，交付素臣。雲北叫虎兒進去，各處磕頭出來，又磕封門之頭，兩隻小眼，流淚不止。封門把淚拭幹道：「後會正長，不必悲淚！」飯後，送三人出門，叮囑後期。素臣道：「我回來必造府奉看。」出門後，復與雲北父子作別，分路而行。

素臣於上午已至彌峒，問起峒民，知岑■果不在峒。因直穿過去，走有一百餘里，便是雁奴峒。見天已將晚，峒內不知有無借宿之處，正自疑慮。只見峒口一人，飛奔至前，跪在地下道：「文爺果然來了！」素臣不覺駭然，忙歇下擔子，要回禮時，那人兩手抱住素臣雙膝道：「文爺休要折死小的！」爬將起來，挑著擔子，說一聲：「小的引導。」竟往前走。

素臣暗忖道：「莫非是個拐子？怎又得知我的姓字？」估量還製得住他，接腳跟進峒內，到一廟裡。那人開進房門，把擔挑進，素臣緊跟人去。那人納頭便拜道：「小的陳淵，主人即白玉麟也。蒙文爺辯白小的妻子冤枉，感恩不淺！」素臣方才放心。因問道：「你是幾時回去的？如何又到此地？又怎生認得我的面貌？」陳淵道：「小的那年，領了主人本錢，至兩廣營運；因遷江縣是主人舊治，有認識的人在那裡，收買藥材。起身沒兩站，即遭風沉溺。虧著葡萄峒一個峒民救起，光剩一個空身，進退無門，又替他挑擔入峒，吃他一碗飯，留著性命。虧小的有些氣力，替他拉木運石，在各峒串過日子。前年又流入這峒，也是幫人做工。因食量大，積攢不起盤費，不能回鄉。直到去年十一月內，忽夢見妻子說，他因擔了娠，羞忿自縊，蒙文爺辯明冤枉，土地申了文書，要封他做本地神。他因憶著小的，不願受封，要到兩廣來尋我，本處城隍發了通關，給了路引，到處找尋，找了兩三個月，才找到這裡。因這廟原是峒母娘娘的香火，年久坍塌；他便托夢與眾姓，說是小的原配，上帝憐他正氣，封為此峒土神，教眾姓替他建廟。眾姓因所夢皆同，就踴躍起來，去年就蓋成此廟，接小的來看守。今年正月初一開了光，來求籤筮者，無不靈驗。施捨香錢者頗多，小的才得安享了這半年。前日又托夢，說今日申酉時分，文爺進峒，把相貌裝扮一一說知，叫小的至期迎接。小的自午時就來候起，不料果然候著。這都是妻子托的夢，並沒有回去過。」素臣不勝駭異。上殿看那神像，也彷彿如白家樓閨內夢中所見。見有現成香燭，便點將起來，作揖致敬。陳淵抵死推辭道：「文爺休折壞了他，叫他如何當得！」素臣道：「他一生正氣，怎當不得！」陳淵沒法，只得磕頭回謝。飯後，問素臣在白家以後之事，及入峒之故。素臣一一說知。陳淵喜道：「主人得官，姑娘

又嫁了好姑爺，感謝文爺不盡！但赤身峒俱是赤身人，文爺進去，也須裸體，若穿著衣服，怎得進峒呢？」素臣道：「赤身峒這邊是甚峒？離赤身峒若干里？現在可也赤身？」陳淵道：「赤身峒這邊，是孔雀峒，離赤身峒百里；敢在早晚也便要赤身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且到孔雀峒再處。」是夜，睡至三更，夢見峒母娘娘前來拜謝。

素臣問其此行兇吉，峒母道：逢沙則凶，遇石則吉；石馬千里，沙射千日；神猿神虎，子孫惟億；劈破天荒，純陽之力！素臣醒來，詳解不出。暗付：純陽又是世人所謂呂祖，我不信仙，何云純陽之力？通八句看來，大約吉凶俱見，終得成功之意。天明起身，陳淵伺候梳洗，說道：「小的女人，夜間又托夢與小的，叫送文爺至彌猴峒，不知文爺一日可走許多路？」素臣道：「可走一二百里。」陳淵道：「這便恰好都有住處。此去過了斷木峒，便是沉鐵峒，共有一百六十里，小的有個熟人。再過去一百五十里，便是彌猴峒，小的也有個熟人，可以借宿。再過去就是辟邪峒、大鵬峒、孔雀峒。妻子說，辟邪峒文爺自有住處，孔雀峒有石兄來接，都不消小人跟隨了。」素臣暗付：辟邪峒有封門之書；孔雀峒有甚石兄？又與夢中遇石則吉之言相合。這峒母怎靈顯如此？因復到殿上，作揖致謝，囑其暗中保護，成功後，當奏請封號，以酬神力。陳淵把廟門鎖上，將鑰匙交付廟鄰，囑其照管。替素臣挑著行李，一路閒講，又知道張順一家，俱送與素臣為僕。大喜道：「小的與張兄弟最相好，他的武藝比小的高，將來倘得回鄉，必到文爺府上會他也。」

是晚，宿在沉鐵峒內大戶家中，那大戶僱過陳淵做工，故此認得，次日，宿在彌猴峒中一個石匠家裡，那石匠，是與陳淵同在沉鐵峒大戶家工作的。素臣暗付：彌猴峒與神猿二字關合；逢石則吉，莫非應此石匠身上？因有意去兜搭，卻蠢莽非常，問他言語，也不會對答，說不入頭，只得罷了。

次日，陳淵辭去。素臣日午至辟邪峒，竟向開家而來，投進書去，開星出迎，自己替素臣擔著行李，直進一密室中，慙慙叩拜道：「草民何幸，得瞻天人丰采！」素臣看那開星，面貌白皙，眉目秀潤，竟不似峒中人物。茶罷，亦如封門，令妻妾子媳俱出叩見，大排筵宴，款待素臣。終席，只慙勸酒，不論時事。席散後，復至密室中，方請問素臣欲至赤身峒之意。素臣把在葵花峒答鎖住薩氏之言，述了一遍。開星擊節贊歎道：「此大英雄之見識作用也，即此一著，已足奪毒蟒之魄矣！大人自進峒以來，必已察看險要，網羅羽翼，收拾人心，以為起義章本？」素臣道：「開星所言，洞中兵機；但弟此來，原非於峒中起事，不過欲得一要領，以為他日剿除之計。故於兄所言三事，全未經營，只隨道路所見，居停所在，略存此意耳。弟自入峒，見各峒形勢俱散漫無紀，至葵花峒才有結束；葵花後山復有徑路，可扼彌之背。由彌至此，則此峒又一結束，不知此峒有無徑路，可以出奇扼制赤身，尚須察看。而就其大概，則葵花為彌之鎖鑰，此峒為赤身之鎖鑰，此險要之謂也。人心羽翼，則僅得葵花一峒及封令親耳。」因把四大戶之歸心，薩氏、雲北之勇力說知，道：「此可謂扼制岑■之用；至欲制毒蟒，必於此峒，舍開兄其誰屬耶？」開星肅然拱手道：「大人進峒不及兩月，而已得如許人心羽翼，且察看形勢，如火燭物，扼敵之計，已在掌握。猶非蓄意經營，不過略存其意，此殆所謂天授，非人力也！草民毫無知識，不能借箸指陳，竊附薦賢之義。此峒有一奇人。若能屈而致之，則勝於百草民矣！」素臣急問其人，開星道：「峒後一山，名天關，人跡罕至。有一母猿，相傳居此山已千餘年，忽思配偶，得一樵夫，擒入深峒，成為夫婦。生下子，因樵夫姓乾，取名乾珠，骨相不凡，矯捷無比，能手格虎豹，刀法人神。近年來常出峒，至後山眺望，遇便拿捉猛獸而回。性喜戰伐，草民家若到後山打獵，彼聞槍炮之聲，必來觀看。苗丁們與他說話，俱笑而不答；惟草民與之言，與答幾句，亦不多言。微探其意，只云時尚未至。文爺若得此人，豈不勝於亞父之得劇孟耶？」素臣暗自驚異：峒母夢中有神猿、神虎之言，此猿已歷千年，豈非神猿？龍生、飛娘、以神輩皆生於異類，而有強人之勇；此千年神猿所生，必更有異，當往物色之。因約開星於次日去訪。開星道：「天關山虎狼極多，草民只能指路，不敢入山。」素臣應允。

次日黎明，飽餐，同至後山，開星指道：「那便是天關山，乾珠回去，草民每日送之，故知其路徑。」走有一二十里，才至天關山麓，開星道：「從此人去，草民等不敢隨行矣！」素臣隨意紆折而入，果然虎豹熊羆，隨處俱有。有劈面遇著的，才欲侵犯，被素臣拔出寶刀，大喝一聲，即驚慌跑避。約又走了十餘里，忽見山岩之下，有兩扇石門，一虎當門而踞。素臣暗付：乾珠莫非即住此峒？因喝開踞虎，連叩三下，那聲響便如洪鐘一般，山谷俱應。須臾，豁然洞開，一人擊折出迎道：「尊客莫非吳江忠臣文素臣相公嗎？」素臣大驚，納刀入鞘，答道：「在下文白，實字素臣。主人得非乾君名珠者乎？何以預知為弟也？」那人道：「野民即係乾珠，請至舍下，容當細稟。」素臣入門，門即自閉。從一石弄中，行有半里，忽然開朗，別有天地；有田有水，有屋有人，鶴鶴麋鹿，飛走其中，周圍約有數里，如一圓壁，千山包裹，萬木蔥蘢。中心有數十間竹屋，門前一塊平原，兩邊一字排連，有十餘家莊戶，雞犬桑麻，居然一武陵也！進了大門，便是一個小小廳堂，乾珠深深下拜道：「野民候相公久矣，不圖今日得見台顏！」

禮畢入座，一個垂髫童子托出茶來，泉味甚甘，泡著幾粒新鮮蓮子，鮮美可愛。素臣叩其前知之故，乾珠道：「草民本不姓乾，先曾祖平安，得罪燕王，先祖避禍，深入苗地，改姓更名，於析木峒樵薪為生。先父亦習其業。二十年前，家母因奉神明，引先父入峒，成為夫婦，只生野民一子。先父性喜讀書，因係將門，亦嫻武事，自幼教野民文武兼習。不幸見背，學業無成。而一片敬忠惡佞之心卻是天性帶來。幾年前，購得報抄，讀至相公奏對之語，津津敬慕，自恨僻處苗峒，無由執鞭。家母笑道：『汝雖不能往見，文相公當來拔汝，毋戚戚也！』二三年來，聞有炮聲，即命野民出峒眺望，得遇大戶開星，家母說是得見相公之兆。今日早晨，即令整治蔬肴，雲俟洞門聲發，則相公至矣。家母實非世人，乃千百年獨處之貞猿也，故凡事頗能推測而知。」素臣致敬道：「不意吾兄乃平將軍之後人！將軍忠勇俱備，冤屈無伸，宜得賢後嗣以報之！弟何能拔兄，能仗兄之力，以除大慙，則幸甚矣！弟意欲請見令堂，共商一事，但恐涉於冒昧，奈何？」乾珠道：「家母原欲拜見，況蒙鈞召，敢不承命！」因令童兒去請。須臾，廳門開處，兩個壯健丫鬟，跟著神猿出來。素臣舉目看時，猛吃一驚！正是：

炯炯青瞳如閃電，稜稜枯骨是行屍。

總評：

素臣無故暈倒，後文竟不指破；鎖住云「日辰不利」，素臣云「不信陰陽」。作者之意，明使人於此著想後文之沙射七疊，即忽然暈倒之故也；終於病癒成功，即神清氣爽一如無事之故也。故前回結束二語云「莫道陰陽全懵懂，須知禍福半分明」，引而不發，其故躍然；一經指被，便如嚼蠟矣。

「沒有孔方兄，把骨血都靠後」，傷哉，貧也！抵得一篇《錢神論》。

寫虎兒膂力，只「猛吃一驚」四字，便寫透十分。「骨都著嘴，兩眼瞅著素臣」，居然有睥睨王侯之概。特表虎兒，亦以襯托素娥，並襯素娥之夫主也。不可不知。

雲北口中漏出消息，特為封門作緣，以便一見即知係責人，不與鎖、關、索、薩等四大戶同一蹊徑也，可為匠心經營。

令女出見，不解其故；善讀者必已解之，無煩老人饒舌。

忽出陳淵，突兀可喜；接出峒母，尤屬離奇。夢中數語，如焦氏《易林》，古典可讀，生出素臣無限猜想。有合有否，尤極空靈。

開星所言三事，洞中兵機；不特四大戶無此見識，即封門亦遜一籌。其薦乾珠以備臂指之用，尤有功於素臣。顧非封門，莫識開星；非雲北，又莫識封門。然則虎兒一贖，而毒蟒之命已傾；頓氏一淚，而毒蟒之膽已落。其機皆伏於素臣所贈之五十兩，以區區之五十兩，即買毒蟒這命，不亦快哉！

天關山洞，隔絕人世，而文忠臣之名，已貫於野民之耳，作者所謂「一事存忠孝，風行若有神」也。其教忠之意，尤屬深切著明。